**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八集：牟宗三的《五十自述》之二：第一章至第四章**

**第一部分：討論《五十自述》第一至二章（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今集我們會分享牟宗三先生的《五十自述》第一至第四章。當然，要在半小時內詩論完成四章，其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要會重點地指出各章的關鍵及特殊的地方。係開始之先，再略為講講《五十自述》的內容結構，等大家可以更容易掌握內書。《五十自述》的內容結構是一個三重架構，即**｢生命之在其自己－生命之離其自己－生命之歸復其自己｣**的敘述架構，而當中又可以從一種回顧式（自我詮釋）的敘述與「現階段的心境」作對照，即從「現階段的心境」才能對其過去的生命歷程有著重新轉化與探索的可能，這樣，就構成了第一至第五章是回顧式的敘述，而第六章就是「現階段的心境」，並與前文各章實有著雙向的關係。所以，我們今集就是從這個方向來討論《五十自述》的第一至第四章。理由是從文章的分量來說，首四章其實與末後的兩章的文字頁數是差不多的，以鵝湖出版社出版的《五十自述》來說，首四章約有八十多頁，末後兩章卻有約一百頁，所以在討論上就如此安排。當然，亦順帶一提，我使用的《五十自述》有兩個版本，一是由台灣鵝湖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另一是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的《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冊的版本。一般來說，我自己閱讀會拿鵝湖出版社的，因為較為輕便，在撰寫論文時則多會用《牟宗三先生全集》的版本，因為具有代表性又普及，而且，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冊的版本更有由蔡仁厚所寫的〈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及〈著作編年目錄〉等，翻查起來是比較方便的。這可能就是寫論文及隨便閱讀的分別和要求。

　　首先講的是〈序〉的部分。《五十自述》的結集出版是一九八九年出版單行本，當時牟宗三先生已經八十一歲，而《五十自述》〈序〉言的完成在早一年，即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牟宗三先生面對三十年前的作品結集並未有半點不屑或不悅，反而指出說出：「吾今忽忽不覺已八十矣。近三十年來之發展即是此自述中實感之發皇。」換言之，牟宗三先生對於這些三十年前的作是非常肯定的。與一般學者對於舊作的態度非常不一樣，我常常看到一些學者會覺得自己的舊作不堪回首，或者表達不成熟，甚至認為可以丟掉，甚至我自己都會認為自己以往發表的論文或小說其實都觀點不夠成熟或表達不夠精確。但是，牟宗三先生卻非常肯定這部自己寫於三十年前的作品，更指出自己在這三十年來的學術研究或思想發展其實都可以從當中的「實感」而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說《五十自述》的重要性是牟宗三先生所肯定的。

　　跟著我們講〈第一章：混沌中成長〉。所謂「混沌」即是《莊子》其中的一個比喻故事的人物，「混沌」代表著最原初與原始的存在，在〈混沌中成長〉中即是牟宗三先生自述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就是此「混沌」。如果套用｢生命之在其自己－生命之離其自己－生命之歸復其自己｣的敘述架構來說，〈第一章：混沌中成長〉即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層面，而這是一個值得推崇的生命的境界。那究竟在〈混沌中成長〉中如何表現這種「生命在其自己」的特質呢？牟宗三先生提到掃墓事件，他這樣描述：「掃墓歸來，我進入自然的春光，純屬人世的春光。在自然的春光裏，純屬人世的春光裏，我的自然生命在蠢動，我從那聖潔的春光裏之安息的生命而落於那純然塵世的自然生命。這是個混沌，純然的混沌。」這裏所謂的「混沌」，就是純粹的自然生命的發展。在〈第一章：混沌中成長〉中，牟宗三先生即透過在鄉村的四季生活來展示出這種自然生命純粹性與直接的綻放，更直接地說：「在春天，只是溪水清流。兩岸平沙細軟，楊柳依依，綠桑成行，布穀聲催。養蠶時節牛伴著兄弟姊妹去採桑。也在沙灘上翻筋斗，或橫臥著。陽光普照，萬里無雲，仰視天空飛鳥，喜不自勝。那是生命最暢亮最開放的時節……這混沌是自然的，那風光也是自然的，呼吸天地之氣，舒展混沌的生命。」這種生活可以說是一種與自然契合的生活，或者，甚至乎好像與中國哲學或思想中強調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境界相近。然而，在讀書與求知識的生活中，這種自然生命的純粹性即受到某種彎曲。牟宗三先生就說：「讀書從學使我混沌的自然之直接的自然的發展，受了一曲，成了間接的發展。」所以，從第二章開始，牟宗三先生就說自己是從「生命之離其自己的發現」，亦即是牟宗三先生自己的求學生涯的敘述。

　　第二章是：〈生命的離其自己的發展〉，牟宗三先生自己講：「唯農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們則是在對象上生活，是生命『離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費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發生命的生活。」明確地，牟宗三先生是欣賞農民的生活，尤其是那種能與自然契合的生活，不過，牟宗三先生卻也認為：「但人世不能只是農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當離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義。生命離其自己，過一種非生活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說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慘痛苦之所在。這番痛苦，其價值究竟何所在呢？如何能順這非生活的生活扭轉之使生命再回歸於『在其自己』呢？除農民的『生命之在其自己』，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方式或意義的『在其自己』呢？這是正視人生的究極問題之所在。」這樣的講法至少具有兩點意義：第一是牟宗三先生對於「生命之在其自己」及「生命之離其自己」之間的思考，即是農民生活雖然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表現，但在人生的實際生活中卻不能全部人也只是農民，甚至乎除了農民的生活可達至「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境界，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生活的形態同樣可以達至「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境界。因為牟宗三先生自己的童年生活只是在農民家庭，然而，還有怎樣的生活形態才能由「生命之離其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可能呢？這是牟宗三先生所要探討的問題；第二是對於《五十自述》的意義討論，從第二章至第五章的敘述來說，牟宗三先生如何說自己於十五歲至四十多歲間的「生命之離其自己」的生活，至第六章〈文殊問疾〉正是牟宗三先生展示出「生命之復歸其自己」的可能方式，即是說，《五十自述》一方面是牟宗三先生自己對於過去經歷以「生命之離其自己」到「生命之復歸其自己」的角度來敘述；另一方面更是牟宗三先生自己展示從「生命之離其自己」到「生命之復歸其自己」的可能指點取向，可以說是實踐的指點，當然，這並不是一種示範。這兩點是我們在《五十自述》的閱讀上需要注意的。

　　回到第二章〈生命的離其自己的發展〉本身，牟宗三先生自言從十五歲到城縣讀書再到北京讀預科的經歷，其中對於學問及知識的學習，牟宗三先生自言是一套套「機括」的學習，即是中文、英文、古文甚至人際之間的交流，其實也是一個個的符號系統的學習，其實都是需要向外物對象來投注精力，如此已經是「生命之離其自己」的開端。另外，牟宗三先生亦提及自己曾經被列為國民黨的預備黨員，更曾經在回鄉的期間，成立農民協會，攪會議討論民權，很嚴肅地討論政治與國家的問題，其實並未能把自己的生命貫注其中，牟宗三在自述中稱那段時期是「氾濫浪漫」，更從思想觀念上也受到時代中的生命才氣之影響。牟宗三先生自言自己的那時的表現其實是混沌的自然生命向外膨脹所至。就在這段落，牟宗三先生提到自己是在父親的斥責才肅然醒覺。所以，有學者即以「父親」的隱喻才說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的獨特意義，不過，這樣的理解或者具有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的「發生意義」，上一集已提及。或者，這一節就說到這裏。

**第二部分：討論《五十自述》第三至四章（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剛才我用了《五十自述》第一章及第二章的主要內容及閱讀的架構。現在我們就說說《五十自述》第三至第四章。

　　《五十自述》的第三章是〈直覺的解悟〉，甚麼是「直覺的解悟」呢？牟宗三先生自言在「氾濫浪漫」的階段過後，即收攝心神來讀書，在這種收攝之下，遂有靈覺出來，甚麼是「靈覺」呢？其實即是直覺力，即生命向外投注時的直覺。而這種直覺力的正是牟宗三先生自言的「混沌的氣質」所天然決定的。在第三章〈直覺的解悟〉中，牟宗三先生提到自己在大學時期所能學習或接得上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表明能接上羅素的哲學，數理邏輯等，更大規模地整理易學的思想與欣賞並閱讀懷特海的著作。對於這段時記述，牟宗三先生其實是要說明自己的主觀氣質傾向，即對於懷特海的欣賞與閱讀其實只是在某段時期的氣質契合，尤其是牟宗三自己在三十歲至四十歲的時間特別專注於邏輯的架構思考，完成了《認識心之批判》及《邏輯典範》等著作。牟宗三自己說：「這是一個主觀的氣質傾向。我雖在美感與直覺上相契懷氏之靈魂，但我之內在靈魂究竟與他有不同。他的美感是數學的，他的直覺是物理的。而我的美感與直覺則是生命的，是那原始生命所蘊蓄的強度直覺力，是那『企向混沌』，『落寞而不落寞』的超越滲透力。」其實，從這方面講又可以有兩點說明，一是主觀氣質的問題，牟宗三先生對於個人的經回顧，一方面既是敘事的思考，另一方面卻是從其個人的研究配合，以牟先生在《才性與玄理》的人性品評來說，主觀的才質或氣性亦是不容忽略的問題，牟先生在個人的經歷中亦強調自己的學術志趣之轉移正是從這種方向而已思考。二是主觀氣質與由「生命之離其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可能的關係，在前文我說過，牟宗三先生的《五十自述》並不是一般的個人自傳式寫作，而是從個人的經歷回顧，作出「自我詮釋」，尤其是從這種以「混沌生命」為要的標準來看「生命」；《五十自述》另一個意義是「實踐指點」，即是從「生命之離其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可能提點，而主觀氣質的不同正好指出各人可有不同的主觀氣質，而牟宗三先生個人的經歷實是某種可能提點而已，可普遍化卻不是絕對化。

　　第四章是〈架構的思辨〉，所謂「架構的思辨」即是牟宗三先生對於邏輯與知性的研究，據牟宗三先生個人的講法，他對於邏輯的興趣，尤其是形式邏輯，主要是來自於講唯物辯證法的人對於式邏輯的攻擊，換言之，牟宗三先生對於邏輯的研究以至進而對於知性的認識主體的建立，並不止於主觀的氣質所致，也有緣於當然的學術風氣及環境，並也源於那種「尋根問底」的哲學個性，致使他耗了多年來在學術上專研於形式邏輯與認識主體的問題。在這一章中，牟宗三先生提到一段話，我個人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說：「我常想，康德的三大批判，羅素懷特海的『數學原理』，聖多馬的『神學總論』，佛教的『成唯識論』，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學』，這些偉大的靈魂，（從「學」方面說，不從「人格」方面說），實是代表了人類學問的骨幹。」從這段句裏我們至少可以發現牟宗三先生的哲學閱讀是廣泛的，尤其是對於基督宗教的認識並不是沒有經典的閱讀。另外，牟宗三先生強調這些著作僅是從學問上講，那從人格上講又是甚麼呢？他說：「人類原始的創造的靈魂，是靠著幾個大聖人：孔子、耶穌、釋迦。這些從人格方面說的偉大靈魂都是直接的、靈感的、神秘的，簡易明白，精誠肯斷，而又直下生命，是道路，是光，又是直下是通著天德的。他們都是在蒼茫中有『實感』的。」牟宗三先生從人格來肯定孔子、耶穌、釋迦，更指出他們具有「實感」。從這方面來看，牟宗三先生雖然有不少批評基督宗教的文章或兀突的說話，如作為中國人則愧作為基督徒，但是，在《五十自述》中卻可以發現他在人格上是推崇耶穌的，換言之，假如斷章取義地認定牟宗三先生是批判基督宗教或推崇都是不當的，而是從牟宗三先生說話的脈絡及思想架構的可能型態來論述才算是較為可取，亦可以說，牟宗三先生在宗教上具有多元主義一面，亦有判教特色的一面，其實這方面的思想，從明末儒家思想中常有所謂「三教合一」或「三教歸儒」的思想可謂源出一脈。另外，不難發現，牟宗三先生在講解孔子、耶穌、釋迦等的人格時，用是道路，是光等即很有基督教用語的風格，而提到「實感」更是回應序言所說的問題，甚至乎，我們可以問：甚麼是這些偉大靈魂的「實感」呢？而在《五十自述》所說的「實感」又是甚麼呢？其實這些正在於《五十自述》的第五章〈客觀的悲情〉與第六章〈文殊問疾〉有講，不過，時間差不多了，就留待下一集再討論。

──第七集完──